



五子近思錄

禮

□ 13  
3045  
1



門 18  
號 3045  
卷 1

口 13  
3045  
1-6

周二程張朱合編

新安汪星溪先生訂補

# 五子近思錄

小樓鈐存書記一刻

周二卦 蔡米合

小數合書五十一

# 五子近思錄

深安玉皇廟主人信齋



五子近思錄叙

予少時讀近思錄竊歎義

理精微經周張二程四子

發揮語語着實無毫髮滲

漏朱子與東萊嚴為採擇

李余一  
雖以共城涑水素所推服者而曾不入一語其旨深矣然昔儒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學者讀四先生之言而不得朱子之言類聚

觀之則猶未能得其會通也瓊山學的梁溪節要皆纂集朱子粹言欲以續乎近思者也但學的體倣論語節要雖照近思之例而

其書單行不顯附於近思  
之後故二書均未克大彰  
於世窮鄉晚進不能睹朱  
子全書亦并無由睹朱子  
要旨良足惜已我其會

皇上崇儒重道表章正學紫陽

鹿洞

御額煌煌予前奉

命校士江南飭多士惟程朱是  
守士以此知讀性理近思

諸編考校之暇嘗博觀朱  
子全書竊欲兼取學的節  
要所採者依類分門附於  
近思各條之下庶便士子  
誦讀旋膺

簡命還

朝歷更機務兼領史局日夕靡  
暇欲取向所增廣近思一  
錄以便士子傳習者益有  
志焉而未逮矣近門人朱

啟昆來謁出示其鄉碩儒  
汪星溪所編五子近思錄  
實獲我心捧讀累日歎其  
合編之旨與紫陽東萊同  
簡命一苦心更以成瓊山梁溪

二公之志學者讀是編由  
五子而階梯乎四子由四  
子而階梯乎六經其有益  
於聖教豈淺鮮哉聞星溪  
醇儒篤行著述滿家紫陽

東林學者至今俎豆之予  
觀是編亦足想其梗槩云

峇

康熙甲戌端陽前二日吉水李

振裕序

崇名  
振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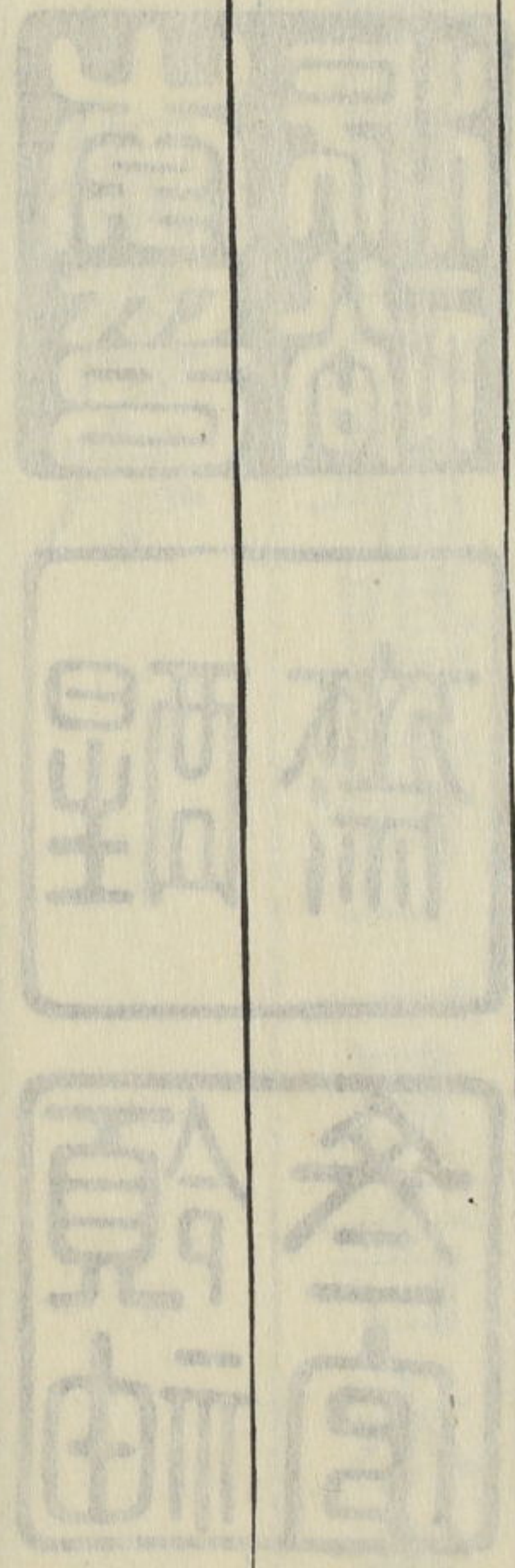
醒齋

領神  
冬官



五子近思錄序

每讀朱子誨言曰修身大法小學備  
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言求詳乎  
此而因類推其全書則詳者益詳庶  
美富可馴至也又曰四子六經之階  
梯近思錄四子六經之階梯言厭飫



注序  
其書由四先生而循企鄒魯虞夏之  
堂庶入室其先資也雖然取資四先  
生而不得集羣儒大成之書類聚觀  
之則所纂集旨趣詎識始終條理皆  
會通於大成分量中也彼分類多門  
糺繆原旨者舛矣在昔文莊丘子嘗

采朱子之書尊爲學的擬效論語而  
自附於曾子有子之門人梁溪高子  
嘗準近思錄例輯爲朱子節要不敢  
擬於近思而特梓以昭學則愚以爲  
當取節要合編之犂然五子如五行  
之不可闕一矣更取學的與節要合

訂焉由五子而階梯四子六經由羣  
儒大成而闡羣聖大成所稱科級畢  
具羹牆三古孰逾於茲惟學的多采  
集註粹言顧集註朱子身體四子而  
脗合聖賢之的也學者槩宜熟讀精  
思不可揀擇出入矧新學叛朱其徒

藐註尤當尊爲不祧完書四子之有  
集註可稱五子猶近思之入紫陽是  
爲五子也愚故於學的之采集註者  
多畧焉其餘則二先生彙編確當若  
合符節誠取五子之書玩心厭飫而  
濂雒關閩之道會於一前聖後聖之

道亦昭融於一正學永麗乎中天矣  
若夫合編朱子與四先生類聚較研  
又可見集羣儒之大成於斯尤得其  
梗槩也新安後學汪佑謹序

五子近思錄跋

汪星溪先生之學平正篤實宗我文公其  
著述之富亦幾與文公並歿後數年嗣君  
晦叔欲廣其書於天下每恨力有未逮也  
今冬刻五子近思錄成乞予一言弁諸簡  
端予惟五君子之言精微廣大而先生合  
編之意旨甚深且遠後生末學眇無智識

茫乎莫測其涯埃敢贅片辭於卷末哉雖然自幼稟承庭訓涉獵前人遺編竊嘆義理精微周程張諸君子發揮幾盡而終有未盡者迨我文公而乃罔不盡焉蓋其睿智之高問學之密兼以年壽之永教學相長之多故所見所發真有過於前人者學者讀四先生之書而未合觀乎朱子之書

則終不能無所闕憾此瓊山學的梁溪節要拳拳蒐輯而星溪因而合編之尤爲大成全觀也則是編出而朱子集大成之梗槩昭著於世而四先生之言益有所論定折衷焉由是五子之言著則孔曾思孟之言益著星溪之功於斯豈不大哉晦叔甘貧守已冷落寒氈亟亟表章遺文嘉惠來



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治事十與夫所以辨異

端卷十三觀聖賢卷十四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

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  
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  
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  
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

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識。

呂東萊先生近思錄原序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



而鶩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  
 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  
 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至外翁卷四韓愈學之  
 痛其野樂服衣何謂也五陵之齋雖卦也之吹  
 出如豈外壽歷之本思雖未容總謂皆然不  
 知非故學昔之事跡猶蘇嘗與聞夫蘇之意於  
 以思殺其知短其首卷四變卦卦命之篇大  
 呂東萊先生近思錄別刊

原刻近思錄例

紫陽朱子手集周子二程子張子四先生之書也  
 掇取其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共成十四篇

五子近思錄例

星溪汪氏訂補朱子之書也彙朱子精微之言脛  
 合於四先生者增入各卷篇末是為五子合編

五先生姓氏

原刻例

姓氏

星溪訂補

周子

先生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順世  
為道州營道人營道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  
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  
臨流猶寓濂溪之名學者稱濂溪先生

程伯子

先生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

程叔子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弟也家居河南伊  
水之上學者稱伊川先生

張子

先生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  
於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  
口晚年居於橫渠學者稱橫渠先生

朱子

先生名熹字仲晦又字晦菴世居新安之永平  
鄉松巖里宣和末厥考吏部韋齋先生松為

政和尉因仕入閩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  
 先生生於南劍尤溪鄭氏之寓舍至先生始  
 寓建之崇安五夫里後居建陽之考亭恆不  
 忘故鄉榜其所居之廳事曰紫陽書堂故學  
 者稱先生為紫陽夫子云

朱子

原刻近思錄徵書篇目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五子近思錄增入朱子書目

朱子四書集註

四書或問

四書集義

中庸輯畧

周易本義

毛詩集註

朱子大全集

語類

伊維淵源錄

延平答問

謝上蔡語錄

雜學辯

詩序辯

儀禮經傳通解

易學啟蒙

小學 家禮

楚詞集註

終

原刻近思錄集解姓氏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節齋先生蔡氏

果齋先生李氏

平巖先生葉氏

名幹字直卿

名淵字伯靜

名方子字公晦

名采字仲圭

五子近思錄合編姓氏

近思續錄

考亭門人蔡

各模輯

朱子學的

瓊山先生丘文莊公

名濬字仲深輯

朱子節要

梁溪先生高忠憲公

名攀龍字景逸輯

五子近思錄

新安星溪

汪氏

合編

先生姓汪氏名佑字啓我休寧縣西鄉方塘人

方塘在白嶽之麓七里許先生遯世後嘗講

學白嶽羣號爲白嶽山人又村落有水曰星

溪先生隱居其間屋後臨流有星溪閣學者

稱爲星溪先生

子鑑字晦叔恭校點次

姪鎮字永寧景星敬閱

再姪可進字爾升

冢孫可涵字敬先訂梓

合編姓氏

星溪訂補

金仁瀆

汪家裕

受業生朱景星校字

金仁洽

晚學生謝士柱

附錄星溪汪氏著述書目

詩傳闡要

孔子定本

附子貢述

易傳闡要

禮記答問

大樂嘉成

四書講錄

五子近思錄

明儒近思翼

明儒通考





邵亮工

東宣

高芷生

楚培

程兆鵬

翼雲

汪文楨

周士

范景

聲佩

汪芹

楚英

吳謙光

嚮三

汪燧

文儀

楊國經

九也

金維嘉

伊人

汪廷佐

巖瞻

金潤

式玉

朱芾

與斯

查廷藻

黼皇

朱啟昆

我裕

洪雲行

雨平

潘文蔭

元裕

金士言

次功

參較姓氏

查慶兩

作霖

汪宗運

人文

何成茂

對時

江佺齡

元度

陳璋

以南

汪讀

聖書

玉銓

天署

金仁源

天如

汪懷綬

又彬

五子近思錄目次

卷之一 道體

原五十一條

補朱子三十七條

卷之二 為學

原百十一條

補朱子五十四條

卷之三 致知

原七十八條

補朱子八十八條

卷之四 存養

原七十條

補朱子六十四條

卷之五 克治

原四十二條

補朱子二十一條

卷之六 齊家

原二十二條

補朱子五十六條

卷之七 出處

原三十九條

補朱子二十三條

卷之八 治道

原二十五條

補朱子二十四條

卷之九 治法

原二十七條

補朱子十六條

卷之十 臨政處事

原六十三條

補朱子五十條

卷十一 教人之道

原二十二條

補朱子十六條

卷十二 警戒改過

原三十三條

補朱子二十二條

卷十三 辨別異端

原十四條

補朱子二十一條

卷十四 總論聖賢

原二十六條

補朱子五十六條

原共六百二十二條

訂補五百四十八條

目終



五子近思錄卷之一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道體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圖解載性理四書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

其理已具之稱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葉氏曰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朱子解載性理四書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

相生之序也。五行之生也。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

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

相生也。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

也。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一氣循環而

生者。本於流。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

行之用也。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五行各一其性。則無極之

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

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真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

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註云。聖人之道。而已矣。而主靜。本

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

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

凶。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

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

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又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朱子曰。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

誠無為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即陰陽動靜之間。當其未感。五行俱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兢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謂之德。其別有五。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通書誠幾德。

道體  
星溪訂補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同下

心一也

有指體而言者

本註云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

本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

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伊川言鬼

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易傳下同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

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

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  
 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  
 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  
 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  
 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  
 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  
 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

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伊川復卦六二傳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

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

而觀之可也。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

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咸卦九四傳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  
 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

常久之道。天地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恒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  
 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  
 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  
 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  
 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  
 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  
 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  
 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

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  
 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  
 罪也。革卦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  
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  
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  
有義外  
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推  
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  
始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經說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然分者天理當

書下同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

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

無臭所謂大極本無極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

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

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而修明之人

謂之教所以終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也孟子去其中又

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

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

用也此言天而有以復其正之大體盡矣謂無餘

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

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

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而卒曰誠之不可揜

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謂對越在天也形而

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道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指事物之體故曰

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

星溪訂補

間無非天。敬之流行。所謂對越。但得道在不繫。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言人能體道而不違。與後已與人。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朱子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成人之有生。氣聚

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

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本註云。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

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

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也。所指之

地。不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

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  
性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  
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  
人曰性也。此重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釋生之謂性。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  
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  
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  
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  
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此重釋善固性也。惡如此  
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

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  
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  
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  
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  
則曰相對而生，此以用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  
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  
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  
曰：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  
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  
故以舜事明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

本註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徧生理條達觀之使

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軀殼也人之一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病癢觸

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彌滿充實無空缺處如刀

割著亦痛針刺著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自然而然非有安排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

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無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

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

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

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

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

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

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

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

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

則非中也。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本註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

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即體而用在其中。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不可以先後分也。

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

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個塗

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瀆反原之說而發。

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回之說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

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然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流而溯其源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以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

之未晚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

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

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顛撲不破。性即

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無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

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朱子曰：既

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

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

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若夫為不善，非

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全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李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一作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謂

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

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

物之不體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橫渠此語尤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已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

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

至。不疾而速也。大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左。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

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  
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  
與聖人一。

晦菴先生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

箇陰生。

陰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

初六。陽已萌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

陽。故冬至為復。不是直至冬至。一陽方生也。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復見天地之心何處不是天地之心但當品物蕃新。叢雜難著惟是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也。

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回來處說伊川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伊川

就元字頭說道理只一般。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

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

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因說神恠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恠

出來

元享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

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  
 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  
 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  
 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  
 四字言之  
 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即理也仁  
 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  
 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

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却做得寒  
 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為性只說  
 得箇心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窮理格物性在其中不須  
 求故聖人罕言性  
 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污器盛之  
 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污濁猝難得便清  
 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

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

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

或問仁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

又曰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箇慘烈剛斷意思。禮是宜著發揮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而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意思。在這裏。到宜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宜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

此心不患他不仁。

程子穀種之喻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患不生。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說來。却冷了。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

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盡心說曰：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狃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心者氣之精爽。

惟心無對。

知主別識，意主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先生論中和，初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

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後答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的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道邇求遠。亦可笑。

矣

又答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

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



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又與湖南諸公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

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

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

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高存中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為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

發不可言不發若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  
 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  
 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  
 喜怒哀樂未發時為天命本體故未發一語實聖  
 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  
 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又曰凡朱夫子以上所見  
 大約歷三輔以土不容偽對黃出却與曰不景對  
 轉而始定

胡子知言曰心無死生先生曰心無死生幾於釋氏  
 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  
 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  
 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  
 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

以駭學者之聽哉

湖南五峰多說人要識心先生曰心自是箇識底却  
 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如何見  
 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  
 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  
 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自是  
 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  
 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

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棄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  
 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

卷之一 終



